

老张和老刘

鲁从娟

老张和老刘打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形影不离。长大后,老张接父亲的班进城当了工人,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娶了个城里媳妇儿。逢年过节,老张就携妻带子衣锦还乡,村里人都羡慕不已,说老张是黄金富贵命,吃上了商品粮,不用遭面朝黄土背朝天之苦了。老刘仅上了几年学,就被父亲领着下地干活,然后也顺理成章娶妻生子。媳妇儿粗粗壮壮,扛起锄头下地干活连壮劳力都逊她三分,而且一下子给老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老张的儿子斯文白净,聪明伶俐,戴着小眼镜儿,一看就有学问。这孩子爱读书,学习好,一篇课文读三遍就背得滚瓜烂熟,老师竖起大拇指夸他是“小神童”,而老刘的两个儿子天天上树掏鸟窝捉知了,下河捞鱼摸虾,机灵得很,在学堂里念书却不咋地,老师讲课兄弟俩听不进去,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把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

拍着桌子吼叫:“朽木不可雕也。”村里人也都摇头说:“这俩孩子看着猴精猴精的,可正儿八经的事儿不入心,满脑子的‘外露神’。”

老张的儿子果然不负众望,从重点高中顺利考上了大学,又考了研究生,在北京读研。虽然花了老张银两无数,但老张高兴啊,亲朋好友也都羡慕不已,说老张真有福气,儿子这么有出息,等着享福吧!老刘两个儿子则早早辍学,跟着父亲学电焊。手艺学成后,起初在厂子里上班,业务熟练后自己揽活干,兄弟两个脑瓜活络,生意做得热火朝天。老刘给两个儿子买了楼房,把两个花儿一样的俊媳妇儿同一天娶进了家门。转过年,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老大媳妇生了个金童,老二媳妇添了个玉女。把老刘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老张心脏不好提前退休了。儿子留在北京工作,找了个北京媳妇,又在北京买房。

老张卖掉了准备给儿子结婚的一套楼房,又拿出多年的积蓄,刚够交首付,还要每个月从自己和老伴的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帮儿子还房贷。过年了,儿子领媳妇回家。一进门,老张的心凉了半截,新媳妇将近二百斤,圆盘脸,大嘴巴,笑起来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结婚三年了,光长肉不生娃,可怜老张三代单传啊!老刘也退居二线了,村里为每名老人办理了医疗和养老保险。平日里,老刘赶个小集,逗逗孙子孙女,儿孙绕膝,乐悠悠地享起了天伦。

某天,老张和老刘坐在一起喝酒叙旧。喝至兴奋处,老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京剧:“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虽是微醺,却高亢激昂。这边老刘一嗓子刚落下,那厢老张也开了腔,他的京腔里满是悲凉:“受逼迫去捡柴泪如雨下,病蹶蹶身无力难以挣扎……”

角色切换

刘卿

前段时间,我所在的作协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那天,我脱下了工作服,换上一袭长裙,配一双半高跟鞋,感觉和平日里总是一身灰蓬蓬工作服、平底鞋的自己不一样了。

下楼时,碰上一位邻居,她有点大惊小怪地说,“咦,你这是要去哪儿?一捋飧,都有点认不出来了,你难得这么打扮一下啊。”

我笑了笑,说:“出去参加个活动,总得收拾一下。”

采风活动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一听说我们是一群舞文弄墨的“作家”,很是羡慕和敬佩,和我聊天后更是执意要加我好友,还说我有一种超然又脱俗的气质。临别时,他说期待我们有空再聚。

下午采风活动一结束,我就急忙赶回家,脱下长裙,换上工作服,老公已经等着我一起

出去干活了。我们夫妻搭档干的是维修安装生意,有些活儿必须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

我和老公先把十多年的旧卷帘门拆下来,结果“哗啦啦”飘了一身的灰尘,正一边擦着汗一边扑打着灰,突然身后有人轻声问:“你是上午的大姐吗?”转头一看,正是上午刚认识的朋友,于是顶着一张大花脸忙不迭点头。他似乎有点不可置信,再三确认后,才说:“你真是上午的大姐!哎呀呀,天差地别呀!你怎么干这个,又脏又累的?”我淡淡一笑,“这有啥,习惯了也就不觉得累。”他又转头对我老公说:“大哥,我刚到一会儿,就听到你吆喝大姐好几次了,你怎么能这样?”

原来,他是有事到朋友家,恰巧让我们俩再一次遇上了。他连连叹息:“大姐,感觉你就应该是仙气飘飘写文字的人,

可惜了。我都替你抱屈,你干这活就不委屈吗?”

“这有什么?哪儿有挣钱还不出力的好事?出力挣钱踏实得很。”我心平气和地说,“其实我很享受这种角色的切换。白天,我和老公一起靠手工艺靠力气干活挣钱,虽然脏点累点,但收入挺好,我很知足。闲暇时,洗去疲惫和灰尘,把一些小感悟,或者一些往事用心写下来,既愉悦了自己也愉悦了他人。这两种角色虽然落差有点大,但我都喜欢,因为这让我既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也拥有充实的精神生活。”

生活就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手执烟火谋生活,心怀诗意谋爱情。我抄了一段话发给他,他好像对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其实,谁不是在生活里扮演着多种角色呢?

跨山越水迎放假

姜鸿

我骑着电瓶车御风飞翔,衣袂飘飘,欢喜的心更是飘飘欲飞。今天下午是本学期最后的上班时间,要放假啦!

这个学期,从春天开始,次第盛开的鲜花伴随着冉冉而来的每一个日子,如今有的已结成了果实,有的正在孕育着果实。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书声琅琅的课堂上,经历知识的奇遇:与突然迸发的思想不期而遇,与翩然而来的智慧迎面遇见。教学的过程,是一段丰富自我的经历。要攀山越岭,蹚水过河。

这个学期,有件大事——高考。犹记得昼夜冲刺的忙碌与劳累,犹记得百日誓师的威武雄壮,犹记得高考来临时的忐忑与期待,犹记得毕业典礼时的盛大热烈,犹记得高考放榜时的兴奋与喜悦……校园在紧张与激动中掠过一阵又一阵无声的浪涛,又一批桃李开向天涯。

半夏已过,时光安然。夏天的雨,不时地光顾校园。它打湿了地面,打湿了绿叶,鸟儿恬静的叫声穿透了雨帘,飞到我的窗

前。一阵阵风儿吹来,翻动我的书页。我在校园里撑伞寻觅,我看到一只不甘寂寞的鸟儿站在图书馆的楼顶,一声声叫着夏天。它的旁边是矗立在楼顶的几个大字:人才的摇篮。

一阵阵钟声,一堂堂课,校园的时光安宁而有序。我在这钟声慢慢变老,却依然对假期保持着童真的快乐。

放假啦!假期是休整的时间,是充电的时间。放假啦!享受无人打扰的属于自己的夏天,期待着又一个秋天的到来。

绣人生

陈颖

小时候,村里来了一位绘画先生,他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装着红红绿绿的染料。如果有人家愿意出钱,他就在人家的窗玻璃上画画,大朵大朵的红花,配着碧绿的叶子,大人说那是象征着富贵和美满的牡丹花。母亲也把绘画先生请到家里来,他在我家的门玻璃、窗玻璃上也画上了好看的牡丹花。母亲还请他在我家的木制碗柜的侧面画了一幅松鹤延年图。

看到鹤对着高悬的红日引颈高歌的样子,我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小小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梦——要像绘画先生一样,画花像花、画树像树、画山水像山水,画出所有美丽的东西。可惜,受条件所限,心中的这个梦想如同小火苗,在发出了短暂的火光之后便自动熄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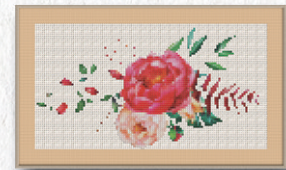
赶海趣话

于大卫

住在海边的人大多喜欢赶海,赶海的趣事很多。

先说摸蟹子。退潮,海边的石礁上长满海青菜,大大小小的蟹子都藏在石礁里觅食撒欢。这是赶海人摸蟹的最好时刻。戴上自制的水镜,双手向石礁围拢。蟹子在水里很灵活,它的两只大螯伸张着,触到围拢的双手时,迅速逃跑。可赶海人在水镜里看得清清楚楚,用戴着手套的手敏捷地将蟹盖摁住,顺势把大蟹子拿上来,丢进套在脖子上的网兜里。有时能收获半网兜,沉甸甸的,喜煞人!

再往水里走,就是钓蛏子。细沙底下藏着蛏子,它们通常在沙中有管状沙眼。赶海人透过水镜发现沙眼后,用自制的带倒钩的细钢条,闪电般插进沙眼,海蛏就上钩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小商品市场流行起了十字绣,我发现用一根针无数条彩线便能在洁白的绣布上绣出我孩童时的梦想,于是满心欢喜地买回十字绣,开始一针一线地绣。绣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绣十字绣真不容易,记得那时绘画先生先在窗玻璃上画一朵牡丹,也就是顷刻间的事儿,可我要绣好一朵花儿,竟然要用好几个晚上。尽管这样,我并没有放弃。在数不清的夜里,在灯光的陪伴下,我飞针走线,慢慢地,那曾经的梦想就像花儿一样,在绣布上绽放了……

如今,我绣十字绣已有好几个年头了,心中有着很多感悟。绣十字绣虽然只是针线在上下舞动,不需要任何言语,但那是自己用心去绣梦想,更确切地说,是绣人生。未来的路还长,如同绣十字绣,要一针一线地绣,绣出坚强、绣出努力、绣出美好生活。

动作若慢了,蛏子就会顺着沙眼逃掉。赶海麻利手,一潮下来能钓五六斤呢!

再就是踩沙蛤。在一片细沙上,赶海人用脚踩,很快就会踩出大沙蛤,圆圆的,酷似马蹄状,俗名马蹄蛤。赶海人玩着玩着,马蹄蛤就到手了,这是下酒的一大美味!

推捞飞蛤。在海里的沙下面生活着一种蛤,因为会成群转移,人们称它们是飞蛤。遇上飞蛤群,赶海人用自制的大铁耙在沙滩上推行,飞蛤就进了铁耙里,很容易捞上来。一潮下来,收获满满!回家要用海水把蛤中的细沙缓出来,否则蛤中有沙,吃起来扫兴。煮飞蛤的汤,特别鲜,是吃面条的最好汤卤!

海边人俊美聪慧,与吃海鲜大有关系!



笨人的座右铭

丁新军

在朋友处发现一幅书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朋友说:这是我喜欢的一句话,算是座右铭吧。

很明显,这是一个笨人的座右铭。一件事,别人做一遍就能做好,你却需要做那么多遍,不是笨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就像孙猴子学

艺时被师傅在脑袋上敲了一下,我忽然悟到了不一样的想法。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爱迪生发明灯丝,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能说他们“笨”吗?一个人即使真的笨,如果成百上千次去做一件事,会怎么样?“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能如此坚定地做事,这样的人“笨”吗?